Q：主要是我们数字鸿沟这个小组就是主要是做一些关于老年人在这个疫情方面，就是用手机刷核酸码，还有之前社区里面抢菜的情况的研究。我们主要的社会实践是关于这些老年人在这个疫情期间，需要用很多智能手机的情况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不方便，然后这些不方便，社区里面是怎么为了老年人，在做核算和抢菜这一块，为了照顾老年人，比如说没有手机或者不会用手机的，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方案，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A：比较简单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比如说是每个小区里面，每个楼栋都有志愿者的，志愿者有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就是智能手机的话，一般性都是叫我们这边年轻人都是给他们抢菜也好，抢菜的话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小区里面开团啦，老年人没有吃的啦，然后我们志愿者会主动上门，就是需要给你们说抢菜，然后他们就志愿者直接在手机上给他们抢好，然后送到他们家里。这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也不需要他们有手机。

Q：哦，还抢菜这一部分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防疫政策的改变，像这种东西，大型一点的基本上在上海发布，或者说社区里也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主要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遇到过，老年人他就是不用手机，或者说就是看不到，比如说今天晚上要做大筛了，然后他不知道。就会不会造成这种工作上的问题呢？

A：有是有，就是很少很少，因为每个楼栋都是有志愿者的，那时候是封控时候的大筛是你也知道应该怎么做的，是这样的我们封控的时候，那时候是做核酸的时候是志愿者是那时候是人不动，就是那个小区居民是不动的，然后我们的大白和医生是动的，就是我们的采样是移动的，就是比如说这一排，我就直接到你这一排，在你的楼下，然后你是由楼主长一家，一家把人员叫下来之后进行核酸采样的。所以说也不存在，就是说老年人会不知道，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有可能老年人在房间里面，他也可能没听到，这个是有的，因为老年人耳朵有的时候不好。但是基本上楼主长他是知道的，因为封控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家的，楼主长他是知道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Q：还有就是前面关于封控的时候，主要就是团菜和这个防疫政策的改变，现在就是反正已经常态化之后，核酸码这种，比如说我去做志愿者也看到过，就是有老年人，他那个核酸码调半天调不出来，然后点支付宝说不知道该点哪里，这种情况。

A：现在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是在封控的时候，那个采样的时候是用他们医生专用的那个叫什么的PDA。对对，那个时候采样是必须要用那个码的，拿身份证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是搞了一个那个什么喵喵机直接把那个码打印出来，现场就可以打印，就像小朋友做错题集一样的那种。然后啊，然后现在的话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直接拿身份证，手机就直接可以扫码。不存在就是说你这个码的这个问题了。

Q：就是说我只需要带一个，不一定是电子版的一个能识别我身份的东西过来，然后他们志愿者都可以把这个核酸的信息录进来。

A：对，现在出门只要带个身份证就可能可以做核酸。很多老年人带身份证过来，不需要麻烦直接用身份证就可以了。

Q：嗯，我们这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我们这个社区之前有过那个公众号，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对此说我们这种这种公众号或者是一些的低代码的数字平台的，就是这种数字化的平台，感觉对居委会的工作，特别是对这个老年人这一块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帮助，或者说就是这种数字的平台。对居委会的帮助主要是有哪些？主要和相比之前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吧？

A2：就是获取信息更便捷了，沟通变得更方便了啊。

Q2：就是我们在研究一个叫非稳态IT的东西，我们现在的话大部分的系统都是基于之前一个稳态的情况。但是像疫情这样一个非稳态的情况。我们社区工作者经常会遇到一些。比如说，我要去统计一个东西，然后他没有现成的工具可以用。如果是开发一个软件的话，它的底层代码量会特别的大。那这样的情况下，你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A：我们也是通过社区的微信群，通过老年人的微信还有志愿者的微信，加一些群。目前我们每个楼栋都有自己的楼栋群，还有一个小区的大群，里面都是楼组长。我们有什么信息是发到楼组长这个群里面，然后再由楼组长转发到楼栋群里，就是说我们楼栋里的信息流通还是比较通畅的。还有就是你像做核酸啊，包括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团购这一块的话，我们当初也是跟他们那个，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这种独居老人啊，孤寡老人啊，我们这边也都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备案，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知道这栋楼里面，比如说有独居老人或者孤寡老人。我们会让楼组长对这些特殊人群多多关照。

Q2：也就是现在社区工作中，这些技术使用没有带来特别多的困难。

A：困扰就是那个，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想，想过一个，因为我们居委会肯定是没这个能力。就是一个配药的问题。就配药这样的问题就非常麻烦，当时我们就想过能不能开发一个配药的APP，这个好像已经超出了我们居委会的能力范围。

Q2：就是你们配药的统计是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A：就是用金山文档，这种共享的来统计社区的需求。

Q2：那就是再进一步的细节方面没有办法了？

A：没有。

Q2：就是我们这样可能想开发一些低代码的东西，方便你们社区工作者去使用。

A：其实可以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配药的这种软件，app小的流程，虽然市里面它是有这个东西，但是它这个没有推广到基层我们这边，很多老年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我所谓的这个APP就是说我们志愿者拿在手里，帮老人去配这个东西，就是我拿着手里面，比如说你把你的信息给我，我需要什么就说配什么什么药，然后你能告诉我哪个医院有。我直接就是这边给你配好，然后我直接去拿药。就这么一个就是简易化的这个程序。因为它那个像上海市的，随申办里有一个，但是很麻烦这些，而且他那个周转太慢，就说你配了药之后，有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才把药给你送过来，就是说不是很便捷，你知道吧。我所谓的这个软件就是说我们社区工作者我们自己使用，就是说如果我有志愿者，我可以简易的，就是把今天比如说有20个老人还要配药，我直接这个APP给你配好，配好之后你能显示，就是说打个比方说，我这个医院里有什么药，我所需要的药物医院全都有的情况，然后我这边简单地给你弄好，弄好之后我直接过去就该付钱给他，刷卡走人的就简易化一点。

Q2：对我们也是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平台。

Q：听你们说到就是社区里面有一些老人，比如说孤寡老人的话，那么就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被封在楼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心理问题，或者说关于心理上这一块，社区有没有给就是老人一些扶助，或者说是志愿者跟人的对接方面。

Q3：就是因为我家有老人嘛，就是在疫情之前，她是会去跳广场舞的，然后跟社区里的同龄老人是有一定交流的啊，这个然后包括那个家里的长辈有去那个外面去跟那个老人下棋。在疫情之后呢，这个广场舞，这些棋牌室肯定是都没有了的，那么这个老人的情感交流需求就空缺了出来。在这个疫情期间老人是否有着这样的需求，或者这样的需求是否急迫？

A：我们好像也没接到这种需求，就是在6月1号解封之后，包括我们应该是像那个木兰苑惠兰园，他们都是有那个棋牌室。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就接到这种非常迫切，我们棋牌室什么时候开啊，或者怎么样的需求，目前来说我们没有接到过。老年人，其实他自己也知道疫情很严重，然后他也不希望，他也不希望是聚集在一起打麻将，跳广场舞之类的。

Q：好的我们采访的问题基本没有了，非常感谢解答。